

17.08

汉川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汉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本辑在征編中，部分史料曾得到谢威、童世英、朱昭文、胡弗前、萧俊杰、殷伯琪等老同志的订正；孙粹先、张声玉等同志作了文字修改；沙洋农场漳湖垸分场有关部门给予了热情支持。谨致谢忱。

编 者

目 录

回首峥嵘岁月.....	刘子谷 (1)
“五卅”运动在汉川的反响.....	张声明 (7)
汉江湖革命根据地反扫荡纪实.....	秦 兢 (11)
大革命时期汉川农民运动简述.....	县党史办 (14)
大革命时期我参加了汉川妇女运动.....	匡杏云 (23)
贺龙的形象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中.....	林其云 (28)
回忆“彭杨”步校校长陈赓同志.....	刘清明 (32)
血染古潭口.....	分水镇政协联络组 (38)
火烧杨林沟.....	杨林镇政协联络组 (41)
天汉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麻河渡.....	麻河镇政协联络组 (43)
南河渡老区抗日统战小记.....	南河镇政协联络组 (61)
抗日时期的汉江湖区医院.....	高里鹏 (68)
连通天汉襄河南北的澄波渡口.....	鄢学昌 (76)
大义凛然 浩气长存.....	冷
——记邓衍系先生.....	朱昭文 (79)
回忆我的父亲邓衍系.....	邓万燮 (85)
李相武同志生平.....	胡弗前 (93)

心尚先生生平追思.....	李克武 (98)
爱国英烈熊树珍.....	郑桓武 (104)
开明人士方贵记.....	兼善镇政协联络组 (109)
陌生朋友送我出重围	
——记张均安先生二、三事.....	杨文彬 (117)
我和脉旺咀治安维持会.....	颜百洲 (120)
把维持会改变成两面性质的“政权”.....	谢 威 (134)
缉私队巧捉洋经理.....	许道雄 (137)
匪首丁老五、陈金鸿洗劫夏家塔纪实	
.....	回龙镇政协联络组 (141)
傅作义将军视察汉川闸.....	王定郁 (147)
渡江选飞记.....	林芳焯 (150)
国际图书馆界活动家严文郁教授.....	沈良华 (157)
谱写长歌，育教后人	
——记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家宋 扬.....	王老黑 (159)
身处空门 心向革命.....	西江乡政协联络组 (165)
系马口的榨油业.....	马口镇政协联络组 (169)
清末一批汉川爱国留学生.....	谢国雄 张志杰 (176)
民国时期汉川县公路运输概况简述.....	栗慕韩 (182)
《十三款》的来由.....	赵铁佑 (185)
脉旺地区的帮会活动.....	脉旺镇政协联络组 (187)
茨湾溃口、堵口之经过.....	王定郁 (192)

回首峥嵘岁月

刘子谷

汉川县早期的教育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首先唤起了青年学生的觉醒，认识到要挽救国家的危亡，非唤醒全国人民的觉悟不可；要唤醒人民的觉悟，便得从教育入手。当时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看到本县学校少，教育落后腐败，主持教育的人更是头脑“冬烘”，与时代要求大相径庭。因此，要求召开全县教育大会，讨论汉川县的教育问题。据我回忆，这是在1922年暑期中的事。当时我是襄阳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王平章是武昌第一师范的学生，不期而遇，彼此的观点和主张都一致，从而结成了相识。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县里的青年学生从此结合到一起了，共同策划要改革汉川县旧的面貌，使它能焕然一新。从这个时候起，我们了解到县教育经费一部分靠钱粮附加税，一部分是学田收入，前者，掌握在县衙门的“户书”手里（即经管钱粮的人），后者，掌握在经租人手里，县教育局长则和他们串通一气半入私囊，真正用在教育方面的经费就为数不多了。全县仅有一所中学，学生人数有限，教员质量也差；至于区乡的国民小学，那就更谈不上。相反地帝国主义却乘虚而入，大搞文化侵略，在汉川教堂，却办有圣雅弼中学，福音堂中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培养代理人。为此，我们决心要撤换教育局长，把教育权夺过来。当时，汉川县教育局长是程藻鸿，一个顽固的守旧的“冬烘”先

生，他代表县城的旧势力。其时县教育局长系省教育厅委任的。要撤换他，须经省教育厅批准。而省教育厅长，却恰巧是程鸿藻的弟弟程鸿书，后台很硬，推翻他很不容易。为此，我和王平章同志找过董必武同志，董老给我们出过主意，在武昌组织汉川旅省学生会，出版过一种刊物，（刊物名称已记忆不起来）。发刊词是我和王平章同志研究写的，记得其中有“炮轰汉川城”，“汉川县城是罪恶的渊藪”等警句。我们一面向教育厅请愿，发通电，一面把县里学生动员起来，向县政府请愿，上下配合，终于把程鸿藻拉下了台，把张素吾同志推举出来，担任新的教育局长，取得了胜利。这对我们汉川县后来的革命工作开展起了有利的作用。

汉川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工人和学生立即起来声援，决定罢工罢课，并号召武汉三镇市民举行罢市，反对帝国主义。武汉反动军阀肖耀南疯狂镇压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制造了“6.11”惨案。逼令各校提前放假，一面通缉参加此次运动的学生和教员，一面逼迫各地学生一律回乡，不准留校。在此特殊情况下，当时省委提出，要求回乡的青年学生把反帝斗争深入到农村中去。陈潭秋同志（时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找我和王平章同志说，这次“五卅”惨案所引起的反帝运动，在中国的民族革命史上是有极大意义的，我们要把它深入到广大劳动人民中去，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了解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勾当，把运动深入到农村中去。你们回乡，要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在群众中广为宣传。为此，我

和王平章同志回到县里后，便把魏人镜、杨其祥（杨林沟人）、王作正（西五家人）、李良才（城关镇人）、李德生、张菊潜（榔头人）等同志找到一起，开了一个会，商议在汉川开展反帝运动的活动决定：

一、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使人们明白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

二、要求大家不要买卖美日货；

三、要求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

四、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五、募捐救济罢工工人。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注意把群众组织起来。于是，工人组织“汉川县工会”，农民成立“汉川县农会”，商人成立“汉川县商会”，学生成立“汉川县学生联合会”，使这些公开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在县城召开“汉川县反帝后援大会”。大会没有指挥部，由我、王平章、魏人镜、王作正、李良才等五人负责，在西门内中学校（即旧日所谓考秀才的号子里）办公。我们这几个人就住在这里，有一部油印机，自己印发传单，发布消息，日夜不停。学生宣传队分布在各条街上，极为活跃，把原来象死水一潭的汉川县城的沉寂打破了，沸腾起来了。有一个宣传队走到英美烟公司代销处“晏亨记”的门前，要他不卖英国香烟，把现有的烟登记数目、以后不准再进货，要有爱国心，要同大家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同学们这种意见本来是好的，是合情合理的，稍有爱国心的商人，都会同情的，接受的，哪知这个“晏亨记”的老板，就是当时县商会会长晏衡甫，他自恃当时晏姓中有人在国民党中做大官，一向在县里为非作歹，素有

“晏老虎”之称。这时，他不但不接受宣传队劝告，拒绝他们进门，反而持枪威胁，向宣传队开枪。这个宣传队的同学们来报告，我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不是单纯晏衡甫个人的凶横行为问题，而是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军阀作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作对的问题，因此决定召开全县反帝后援大会，示威游行。组织各乡农民、学生、工人向汉川县城进攻，一部分由西门外龙××带领农民、学生队伍从西门进城，榔头、马口等地的农民、学生队伍从南门进城；分水、杨林、城隍的农民、学生队伍从欢乐门进城；刘家隔那边来的学生、农民、工人从北门进城，四面进城的队伍人数过万，声势浩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抵制洋货！”“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震彻云霄，标语口号贴满街头，在汉川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游行队伍进到英美烟公司代销处“晏亨记”门前时，晏亨记早把大门关了，群众把他的门撞开，把香烟掀到街上，淋上煤油，给烧掉了，晏衡甫本人吓跑了。一时，全城鼎沸，全县都闹传开了，笑说，“晏老虎”变成了“晏兔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为晏衡甫开枪反对宣传队，而对他的惩罚。实质上，是针对当时的反动军阀官吏、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封建残余势力，一次极大的打击，灭了他们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同时，也使全县人民受到了教育，明白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当的，群众组织起来是有力量的，增强了人们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的信心。从而为在汉川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的组织以及后来迎接北伐，使农会在汉川掌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川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汉川过去是一个穷县。自耕农、佃农、雇农及一般贫困农户，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富农人数极少，但他们都占有大量土地，而且是好田地。租田的苛刻条件，一般是地主、佃农对分，有的甚至四、六分，地主六成，农民只有四成。不论天干水患，租谷照旧交纳，不得短少。除了地主的剥削外，还有官吏的浮征租税，军队团防的征差，征役，抓粮抓草，以及豪绅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穷人如果向地主、富户借钱，更是重利盘剥。农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苦之中，自耕农降到佃农的地位失去土地。加以洋货的侵入，家庭手工业者，变成了失业，不少人离乡背井到外地谋生。

1925年，正值旱灾十分严重。我们在取得了入城反帝示威游行胜利的形势下，决定发动和组织汉川农民实行减租运动，在汉川开始建立农民协会。减租运动，首先在瑞鹤洲、担山发动起来，因为这两个地方佃农最多，如瑞鹤洲的住户，几乎完全都是佃农，力量比较集中，而且我们在那里办有学校，有些基础，把减租的重点放在这里，容易收效。减租的口号一提出来，立即就为当地群众所接受，甚至有的地主家的子弟（武昌一中回乡的学生胡元兴典当号的侄子，名字想不起来了），也认为农民要求减租是正当的，动员他家承认佃户的要求，予以减租。

担山、瑞鹤洲动员起来后，接着榔头，邱子垌也相继起来了。同时，我们还亲自到分水、杨林沟、田二河、刘家隔等地进行宣传活动，普遍地进行了深入调查，知道了各地农民实际生活情况和困苦程度，同时也了解到他们有

一种安于命运的保守观点，认为穷苦是命里注定的，因而就甘愿于承担苦难，而不知如何设法去摆脱它。这便是进行革命工作的障碍。因而初步确定，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必须根据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指出他们的苦难从何来，给他们算细帐。当他们知道自己的痛苦的来源，了解到解除痛苦的有效方法的时候，他们就可打破原来束缚他们思想和手脚的绳索，不顾一切的勇往直前为自己奋斗。于是派人到各处和农民谈话，找当地同学就地进行联系，与当地农民建立感情。宣传内容和口号一定要简单切实，并分别办理平民识字班，平民讲习所，目的就是一个，教育农民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就为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共汉川县党组织建立起来之后，在党的领导之下，各地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便纷纷建立起来。

汉川县党史办公室供稿

作者：刘子谷，汉川榔头人，读大学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是湖北省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任中共鄂中特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生前任内务部参事，1986年5月逝世。

五卅运动在汉川

张 声 明

本世纪20年代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董必武在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发起、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叫“湖北人社”，在武汉创办平民教育会和平民学校，汉川籍学生张素吾（共产党员）、王平章（共产党员）、胡杏之都是“人社”成员。张素吾、王平章还是“人社”核心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成员，他们响应董必武“到农村去”的号召，于1924年回到汉川创办学校，作为革命阵地。王平章、胡杏之等在庙头担山和瑞鹤洲办起了全人小学和济人小学，学校老师胡惠学、王世斌（国民党员）、廖廓（国民党员）都是“人社”成员，学校以“人”字命名，标明它是“人社”办的学校。我是全人小学的第一批学生。

192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的领导人陈潭秋派刘子谷到汉川建党，建立了中共汉川特别支部，刘子谷任书记。他并以全人小学教员身份，在县城及庙头发展党、团组织。

这时，旅京、旅省学生李循鉴，王作正等发动领导全县进步师生，清算汉川县政府教育局长程鸿藻的教育经费帐目，迫使程鸿藻下台。紧接着，召开全县教师、学生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县教育局长，全人小学选派了我和刘耀清当代表，出席会议。教育局长候选人是张素吾和王惠甫两位，结果张素吾125票，王惠甫3票。张素吾当选为教育局长。从此，人社便占领了汉川的教育阵地。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反对日本和英国屠杀中国工人的“五卅”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声援。王平章、魏人镜、刘子谷、李循鉴、王作正、李良才等发起、组织了“反帝外交后援会”，决定：1、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2、号召民众不买英、日货；3、要求北京军阀政府，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4、募捐救济罢工工人。

“后援会”领导人分头到县城、城隍、分水、马口一带，向民众宣传鼓动，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打击英、日在汉川的代理人，声援武汉和全国的反帝运动。

这时的汉川县长，是一个姓王的花花公子，他花钱买官，只是为了过官瘾，不问政治。“后援会”利用这个机会，开展活动。全人小学成了运动中心，老师刘子谷组织力量写传单、画漫画、及时油印到县城散发。还编写了几出短剧。到各地演出，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

民众发动起来以后，“后援会”就组织农民、学生进城，到县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出面声援“五卅”运动。全人小学的学生上街游行，都是穿的草黄色制服，戴的大沿帽，十分威武，军警不敢干涉。我们用白铁皮雕了“抵制英日、经济绝交”八个大字，用锅底黑灰当墨汁，在街上显眼的白墙上印刷，并大量散发揭露英日勾结，屠杀中国工人，镇压工人运动罪行的传单，高呼“不准买卖英日货物”与“英日经济绝交”等口号。游行队伍到达东正街，停留在晏亨记开设的“英美烟草公司汉川分销店”门口，要求进店检查，晏亨记老板拒绝检查，游行队伍一怒之下，冲进店内，将英国哈德门香烟，全部搬到街心，点火焚烧，围观的人都拍手称快。

五卅运动中，在庙头的担山及县城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山的王仁轩、王礼钦、王礼广、汉川县中的刘祖靖、圣雅阁中学的涂仰道都是这时参加的共产党，还有全人小学和济人小学四个学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农会组织也蓬勃发展，庙头前山由王仁轩、王仁发继承了前山农会，庙头后山由王礼钦组成了后山农会，并办了农民夜校。全人小学的学生配合农会会员，开展活动。我们经常成群结队，天不亮就到县城散发传单。各个商店，一开门就能看到我们从门缝塞进去的宣传品。

随后，运动不断深入，从一般的群众宣传、游行示威，到进行有组织的惩治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庙头对河的瓦屋湾就组织了打倒土豪王成亨的斗争，城隍港也出现了有组织地砍倒哈德门香烟巨型广告牌的活动。

汉川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民主爱国运动，同武汉、广州联成一气，为北伐大军的顺利进展，起了积极作用。

1926年上季，北洋军阀爪牙曾广源接任汉川县长。他上任后，大肆镇压民主爱国运动。曾经受革命力量冲击的瓦屋湾土豪王成亨，以“过激赤化、扰乱治安”为由头，控告了全人小学。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迅速将有关文件刊物转移到我的家中，藏在棉梗堆里。教师刘子谷、丁觉群等，奉命到武汉避风，只留下没有暴露的教师马进三应付局面，后得知曾广源要查抄全人小学，马进三也回武昌暂避。

曾广源到庙头是坐的一顶四人抬的绿色大轿，有二十多名护卫保驾。他们将全人小学昏昏沉沉都搜查到了，没有找到“赤化”的证据。于是曾广源受到学生们的质问，他恼羞成怒，下令将全人小学的董事王仁恕、校长王仁轩逮捕。

狱。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了汉阳、汉口，曾广源意识到自己难逃法网，就挂印逃跑了。

曾广源出走后，王仁轩获释（王仁恕先已保释），庙头农会及学生音乐队到县城迎接王仁轩出狱的有一百多人。从县城到庙头，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鸣锣放鞭，庆祝胜利。

张声明口述

张声玉草录

作者：汉川庙头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被派往苏联学习。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被服厂厂长。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已退休。

沔汉湖革命根据地反扫荡纪实

秦 镜

沔汉湖是我省较大的名湖，位于汉川县西北隅，纵横百余里，东通长江，南滨汉水，西接沉湖，北连府河，交通险要，可谓用武之地。一九三〇年五月，襄北红军以此为根据地，县人民政府及农会、妇女会、义勇队总部等进步组织，林立其间。打倒土豪，减租减息的革命高潮，风起云涌，中小集镇和农村普遍响应。斯时也，地方土劣官吏勾通一气，策划反攻。一九三一年八月，以汉川县伪县长肖继安为首组织清乡团，由伪县长兼团长，各区长兼分团长，太劲干戈，向湖区扫荡。可是乡团士兵，均是抓去的壮丁，乌合之众，不愿卖力。垌垌一战，被天汉赤卫队包围，挫败乡团一个大队，他们退守汉川县城，形成惊弓之鸟。但伪县长不甘失败，随后以一个中队派驻分水为前哨地。如蚌湖、城隍、庙头一带各派驻兵一排水陆控制交通由分水商会长喻荫之、蚌湖商会长刘升庭、城隍商会长罗某分担情报责任。他勾结县商会伪会长晏衡甫联名请准伪武汉绥靖公署派伪军四十四师肖之楚部一个营伪营长吴诚协助清乡。是年十一月，由乡团领队，配合伪师吴营下乡，沿途骚扰，鸡犬不宁。天汉赤卫队埋伏里潭一带，乘其立足未稳，大举袭击，给来犯者以沉重打击，旋经伪绥署更调伪军八十二师容景芳部王连三（南河渡人）一个团，接换防务，王团来势汹汹，自谓精锐部队，他们的口号：

“杀光湖区”（指河汉湖）“扫清两咀三头”（指分水咀、大沙咀、麻河头、府头、南河头）煽惑人心。延至三二年元月，由分水区清乡团长黄凤宝引导，团第二营营长刘某开往韩家集，名曰扫荡，实则以抄抢为目的，一路鸣枪示威，停滞横堤一带，观望徘徊。因闻我红军天汉游击队赶来迎击，便仓惶撤退，返回分水原防。撤退时，沿途枪杀，吓得周家台三十多户男女老少，逃避一空。刘营乘隙入室，翻箱倒柜，然后一把火。当时敌后红军情报员毛腊苟、肖济川弟兄三人及红军战士周性初，不畏威武，与敌搏斗，因众寡悬殊致被捉回分水杀害。当杀害周性初时，其妻王秀英哭到刑场，喊了一声冤枉，致触刘营之怒，擅叫卫士用短枪杀死。路经里潭时，又挨户搜索，把革命家庭陈文书之幼女蹂躏毙命。其长女逃避分水近郊仍被搜获轮奸成疾，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激起地方义勇队愤而自卫，跟踪追击，打死敌军一个排长，三个士兵，多团死伤亦多，迫使敌军和团队困守分水堡垒，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九三三年八十二师他调，伪三十四师张万信部孙耀武一个团接防，团部住南河渡，并将分水、府头各住一营，妄图截断汉水南北通道。此时新换的伪县长陈秉钧更与人民为敌，积极整顿保甲，清理户口，实行五家连坐法，并配合孙团刘继文一个营，对建有进步组织的地方，经常穿湾洗村，乱抢乱杀，当作邀功机会。如杨林民妇周翠兰被捕后，坐了三个月黑牢，罚了一百光洋了事。又如西江乡妇女委员杜香娃遭到侮辱后，自缢。再六湖红军战士黄章明及其妻胡祥珍，被捉后，刘营留下作妾，胡不愿负义从敌，夫妻二人被杀于蚌湖街后水坑中。大雁、西江、分水、横堤等乡，是红军窝子，一定要杀

光，烧光，及其敌视人民行为，罪恶滔天。

一九三四年，汉川伪旅省同乡会组织党政军代表团，以晏勒甫（县城人）、刘鸣皋（南河人）、蔡继伦（分水人）等为代表回县视案，认为伪县长清乡得力，作恶有功，报请伪绥署传令嘉奖。因其为虎作伥，革命事业受到一度暂时损害。

上述情况，正是我在汉川县职掌司法，见闻确切，抗日战争发生，即卸职赴恩施。

作者：秦锐，沔阳人，现年九十一岁，离休老干部，曾任汉川、汉阳、武昌县司法官，武汉市武昌区政协常委，民革省代表。